

酒 4  
6

苏州

潘 慎 明

承 剛

澄 侯

慎疾芻言



道光戊申

慎疾圖

何紹基篆



引

余弱冠時。家多疾病。先世所藏醫書頗多。因隨時翻閱。不過欲稍識方藥而已。循習漸久。乃上追靈素根源。下沿漢唐支派。如是者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而注本草。又十餘年。而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而著傷寒類方。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餘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疏漏。蓋學以年進也。乃世之醫者。全廢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數年前曾作芻言一冊。欲以醒世。而鮮克聽從。竊思生長

聖朝。毫無益於此世。而半生攻苦。雖有著述幾種。皆統談醫學。無驚心動魄之語。足令人豁然開悟。因復掘心挖骨。卽芻

醫能衛人之生故天下不可無醫其或促人之命則天下又不如無醫盧扁已往方術多歧家自爲說人自爲書雖各有所偏未能一致而苟能深明乎一家之說則自有變通補救之方要無貽害於斯世近者以此爲業所學未精遽思謀利庸醫徧天下而生人之壽考者寡矣僕閱世已深見夫男子癆瘵婦人胎產小兒驚痘三者之死尤可慘傷當其危急時醫者云舍此無療病之方病家云不服亦同歸於死也卒服其方而仍不免於死僕嘗疑之而未敢以臆斷也今見涇溪徐君所著慎疾芻言一書始知向所見療病之法各犯是書所忌徐君已言之詳而戒之切矣夫以不明醫理之人處骨肉死生之際藥亦悔不藥亦悔其心誠有難安者得是書以

示指南庶幾不迷所往乎余恨讀是書之晚因願世之業醫者療病者皆得早讀是書乃郵歸故里刊版以廣流傳榕城刊是書者爲徐君曾孫欽并書以貽之長洲彭蘊章譔



# 引

余弱冠時家多疾病。先世所藏醫書頗多。因隨時翻閱。不過欲稍識方藥而已。循習漸久。乃上追靈素根源。下沿漢唐支派。如是者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而注本草。又十餘年。而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而著傷寒類方。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餘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疏漏。蓋學以年進也。乃世之醫者。全廢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數年前曾作芻言一冊。欲以醒世。而鮮克聽從。竊思生長

聖朝。毫無益於此世。而半生攻苦。雖有著述幾種。皆統談醫學。無驚心動魄之語。足令人豁然開悟。因復掘心挖骨。卽芻

言原本。更加痛快剖悉。實因悲憫。填胸不能自己。願覽者諒其苦心。虛懷體察。以之治人。則敬慎可以寡過。以之治己。則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從之有人。庶綿斯道於一線。

乾隆丁亥秋七月巧日洞溪徐靈胎識

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夏五月既望曾孫欽校刊



慎疾芻言

補劑

學問之道。必由淺入深。從未有淺近不知。而專求怪僻者。況醫法一誤。必至傷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謂淺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荊芥。感寒則蘇葉。葱頭。咳嗽則蘇子。杏仁。傷食則山查。神曲。傷暑則香薷。廣藿。瘧疾則柴胡。湯加減。痢疾則黃芩。湯加減。婦人則四物。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傳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症。則非此等藥所能愈。必博考羣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隨症加減。今則以古聖之法。爲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

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間有稍馴謹之人。起病時仍用切近之藥一二劑。未卽有效。卽轉而改用溫補。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卽換方也。況所服之方。或未盡善。不思卽於前方損益萬妥。而據求變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性雄力厚之品。大反前轍。必至害不旋踵。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濕燥火爲外因。喜怒憂思悲驚恐爲內因。此十三因。試問何因是當補者。大凡人非老死卽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況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雖浸其身於參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謬舉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虛固當補矣。所湊之邪不當去。耶。蓋邪氣補住。

則永不復出。重則卽死。輕則遷延。變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輕而元氣漸復。非藥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聞醫家已用補藥。則相慶。病者已愈。今則病勢方張。正羣然議進參附熟地。豈不可駭其始也。醫者先以虛脫嚇人。而後以補藥媚人。浙江則六味八味湯。加人參麥冬等藥。江南則理中湯加附桂熟地鹿茸臍帶等藥。於是人人習聞。以爲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虛死。所以服補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醫者虛脫之言。真有先見之明。毫無疑悔。若服他藥而死。則親戚朋友。羣詬病家之重財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醫者之罪。竟不勝誅矣。所以病人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虛。而旁人代爲述病。亦共指爲極虛。惟恐醫

者稍用攻削之劑。以致不起。或有稍識病之醫。卽欲對症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擇至補之藥。以順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謗。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可挽回也。

用藥

醫道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藥治一病。但一病有數症。

統名

爲病如瘧痢之類。分名爲症。如瘧而嘔吐。頭疼痢而寒熱脹痛之類。後之聖人取藥之對症者。

合幾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藥。而後有方。方成之後。再審

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似。則云以某方加減。並非醫者先

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

辨症用藥之法。如有人風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



分寒居幾分。痰食居幾分。而藥則隨其邪之多寡。以爲增減。或一方不能兼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虛設之藥。無一分不斟酌之分兩也。况醫之爲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藥。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若不論何病。總以幾味溫補投之。愈則以爲己功。死則以爲病本不治。毫無轉計。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陳方者。用柴胡一味。卽名柴胡湯。用大黃一味。卽名承氣湯。於古人制方之義。全然不知。隨其口之所指而已。其醫案。則襲幾句陰陽虛實五行生尅籠統套語。以爲用溫補之地。而文人學士。又最易欺。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卽以爲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詡爲得醫。

學之捷徑。將千古聖人窮思極想所製對症之方數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道之行。相習成風。猶無足怪。獨是閒居涉獵之人。亦俱蹈襲此等謬說。與醫者同聲合氣。親知家有病。卽往幫助醫者。用危言拿住本家。使之不得不用溫補貴重之藥。以明關切。因而致死。死則以爲用此等藥。原未嘗云病者服之必效。不過如此。門第之家。於理不該服。價賤之藥耳。若已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斃之。眞屬可憫。數十年前。亦有涉獵醫學者。頗能辨別藥性。博覽經方。今乃相率而入於魔道。其始起於趙養揆。張景岳輩。全不知古聖製方之義。私心自用。著書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於此極也。我知天心仁愛。其轉移必不久矣。

# 中風

中風。北人多屬寒。宜散寒。南人多屬火。宜清火。而祛風消痰。則南北盡同。古方自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而外。則續命湯爲主方。續命湯共有數首。不外驅風其隨症加減。皆有精義。從未有純用溫熱滋補。不放風寒痰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輕病則使之不死。生惟日服人參以破其家而戀其命。最可傷也。又有稍變其說者。用地黃引子。以爲得陰陽兼補之法。亦大謬也。此方乃治少陰氣厥不至。舌瘖足痿。名曰痲症。乃純虛無邪。有似中風。與風寒痰火之中風正相反。劉河間之書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風。其害相等。余每見中風之症。不下數十人。遵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溫補之

藥者百無一愈。未甚服補藥者。尚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奈何一患此症。遂甘心永爲廢人。旁人亦視爲必不起之症。醫者亦惟令多服重價之藥。使之直得一死。而可無遺憾。豈不怪哉。願天下之中風者。斷勿以可愈之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也。

### 咳嗽

咳嗽由於風寒入肺。肺爲嬌藏一味。誤投卽能受害。若用熟地。麥冬。萸肉。五味等滋膩酸斂之品。補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癰肛瘻喘急寒熱近者半年。遠者三年。無有不死。蓋其服此等藥之日。卽其絕命之日也。間有見機而停藥者。或能多延歲月。我見以千計。故今之吐血而成癆者。大半皆因咳。

嗽而誤服補藥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藥。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乾薑一散一收以治寒嗽之症。非治風火之嗽也。況加以熟地麥冬則受禍尤烈。又嗽藥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湯中用之以載甘草上行。治少陰之喉痛與治嗽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氣逆痰升不得着枕。凡用藥當深知其性而屢試屢驗方可對病施治無容冒昧也。

### 吐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症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藥誤之也。蓋血症因傷風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虛勞傷損而起者。十之一二。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參麥冬五

味等滋補酸斂之藥。將風火痰瘀俱收拾。肺管令其咳嗽不止。元氣震動。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住。必成癆病。無人不知。今竟無一人知之矣。蓋吐血而嗽者。當清肺降氣。略進補陰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并不必服藥。其甚者。祇取補絡之藥。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卽不服藥。亦能自愈。歷試不爽。乃病者進以不服藥之說。則雖或面從背後。必非笑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參五味等藥。則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後者復然。豈非命乎。

中暑

暑字之名義與寒字相反。乃天行熱毒之病也。其症脈微少氣煩渴燥熱甚。則手足反冷。若其人汗出不止。用人參白虎

